

论全球国家图书馆建筑设计的学术性格与文化意蕴

王世伟

摘要 文章论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国家图书馆建筑设计的学术性格与文化意蕴,并结合全球国家图书馆的典型案例分析,如法国国家图书馆、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卡塔尔国家图书馆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等,从文学、史学和哲学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阐述。参考文献9。

关键词 中国国家图书馆 世界图书馆事业发展史 图书馆建筑设计 图书馆文化

On the Academic Character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Global National Library Architectural Design

Wang Shiwei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cademic character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national libraries in the world, spanning 30 years from the 1980s to the present. Based on the typical cases of national libraries around the world, such as the French National Library, the Alexander Library of Egypt, the Qatar National Library and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his paper makes a concrete analysis and elabor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9 refs.

Keywords: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Development History of World Librarianship; Library Architectural Design; Library Culture

1987年中国国家图书馆(时称北京图书馆)新馆的落成是全球现代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一位于北京海淀区高粱河畔、毗邻紫竹院的图书馆建筑被列为20世纪80年代北京十大新建筑之首,它的建成成为中国图书馆界的盛事。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全球相继涌现出一批国家图书馆新建筑,这一时期的世界各国国家图书馆新建筑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的文化盛事,成为超越国界的全球文化整体现象,成为较长时段内社会文化空间和城市文化空间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并开展深入的研究。三十年一世,回顾全球国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国国家图书馆新馆开启了新一轮全球国家图书馆新馆建设热潮的序幕,此后,斯里兰卡国家图书馆(1988)、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1988)、冰岛国家与大学图书馆(1994)、法国国家图书馆(1995)、德国法兰克福国家图书馆(1996)、英国国家图书馆(1998)、丹麦皇家图书

馆黑钻石新馆(1999)、日本国际儿童图书馆(2000)、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2001)、加拿大魁北克国家图书馆(2005)、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新馆(2005)、白俄罗斯国家图书馆(2006)、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家图书馆(2009)、卡塔尔国家图书馆(2018)等相继落成,这些图书馆新馆建筑设计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一个时代全球国家图书馆的文化特点与文化追求。对于这些设计新颖典雅、均称秀美、风格各异的新建筑,可以从文学、史学、哲学的维度对其学术性格和文化意蕴进行多角度的观察解读,以探究其中的深度之美。

1 国家图书馆建筑设计的文学性格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运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体裁,通过作者的想象力和思想情感来表达审美情趣与艺术哲学,向人们展示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性格。国家图书馆建筑设计中的文学艺术,赋予了图书馆建筑作为文化象征自

由驰骋可能性的广度,赋予了图书馆建筑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之文化寓意的深度。

中国古代文学在诗歌上形成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1]。在世界国家图书馆新馆建筑设计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表现手法。例如,1995年建成并于第二年对外开放的法国国家图书馆,以“世界的百科全书”设计思想体现了丰富的“敷陈之称”文学手法,为图书馆赋予了象征性的外貌,有直击人们心灵的效果;四部耸立的翻开巨著的设计外型演绎了夸张的“喻类之言”文学手法,强化了书籍的概念;其建筑音符融入整个都市乐章的设计理念,彰显出“有感之辞”文学手法。通过对法国国家图书馆新馆建筑内外的仔细观察,人们可以领悟设计者更多的“赋比兴”的文学表现手法:如四座灯塔般的地标性角楼营造出具有垂直感的空间氛围,富有诗意;在四部巨著中融入大片的中心花园,并将自然光引入下沉的阅读空间,富有创意;让新馆成为一座无墙纪念碑并使之与周边的城市生命韵律一起跳动,引导读者在巨大的公共平台上俯瞰塞纳河的风光,富有新意。可以说,法国国家图书馆新馆建筑设计的文学性格,无疑是创造了鲜活的书籍的生命体,反映出文献与历史、阅读与社会的深刻寓意。文学是人学,法国国家图书馆新馆内的家具设计也着力于寻求在巨大的空间中体现“以人为本”的亲和力,建筑内的软设计遵循“创作、演讲、知识、对话”的逻辑主题展开,力图在建筑与广大读者之间形成心灵的互动。正因为如此,这座取名为“密特朗图书馆”的新馆在建造过程中便引起轰动,建成之后更是成为法国乃至欧洲和世界文化的一件盛事,成为无与伦比的雄伟建筑、物有所值的文化投资。

图书馆建筑设计的诗意表达在三十年来来的全球国家图书馆新馆建筑设计中并非个例,许多国家图书馆的建筑设计具有“意在笔先”的文化追求。例如,卡塔尔国家图书馆建筑的曲线,在方圆之中体现出自由灵动;亚历山大图书馆如同一颗明珠镶嵌在地中海临岸建筑群的线条之中,其

闪耀的光芒使人感悟并赞叹数千年人类的智慧结晶;白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作为东欧地区规模最大的图书馆,其八面的巨大“宝石”形状使建筑展示出设计构造之喻,暮色来临之时图书馆主体建筑近2000平方米的幕墙成为巨大的屏幕,不停变化闪动的颜色和图案吸引着人们的眼光,宛如一颗闪亮宝石深深印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丹麦皇家图书馆新馆设计成一个黑色的长方体状,外形如同钻石的切割面,建筑外层为光滑明亮的黑色花岗岩,当河流的波光反射在岩体表面时就会产生钻石般的光泽,这栋前卫的建筑以“黑钻石”的诗意表达获得了一个和外观相称的美丽名号^[2]。

2 国家图书馆建筑设计的史学性格

史学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具体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卷三部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清代学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不云记言者,以记事包之也。”^[3]这说明古代史官担负有“良史书法不隐”、客观记载“动”“言”历史的使命。而国家图书馆与史官一样,在历史文献的保存上秉持着“中正记事”的文化追求。对各类载体的人类历史文献的收集、保存、整理、研究和传播,折射出国家图书馆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等综合活动的史学性格。历史学既有史实或史料,也有对这些史实与史料的理解与诠释,在国家图书馆一些新馆设计中,这两种史学性格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揭示和演绎。

创建于公元前288年的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在世界国家图书馆史上占有导夫先路的地位,从其创建伊始至2001年新馆建筑落成,这一跨越两千多年时空的图书馆成为全球最早和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图书馆,被誉为建筑、工程、信息科学和传统文化方面的重要里程碑^{[4](207)}。对该图书馆的建筑设计,我们可以通过远望、近观、内探来多层次地深度了解其史学性格。埃及托勒密王朝早期曾在法鲁斯岛上修建高达122米的航海灯塔,

成为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与如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新馆隔地中海相望,从灯塔遗址远望新馆建设,可以看到镶嵌在地中海岸线上如磁石般的银白色新馆建筑,那轻触大地的创意设计使亚历山大图书馆自然地融入了岸线的建筑天际线,并使两座古文化地标在地中海两岸遥相呼应,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宏大的史学气场。亚历山大图书馆新馆与两千多年前的皇室图书馆旧址十分相近,新馆高雅优美的倾斜圆面象征着古埃及的太阳神文化,这种太阳的圆盘在古埃及神话中曾多次出现。亚历山大图书馆新馆不仅面临地中海,而且整个建筑被水环绕,寓含了“上善若水”的东方历史文化。广场上设计有高耸的“普罗米修斯传递火种”的雕塑;建筑的曲线外墙上装饰了产自埃及阿斯旺的灰色花岗岩,上面雕刻着世界上120种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会议中心呈金字塔型,这些设计信息向人们表明这里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殿堂。当我们进入新馆建筑之内,可以继续感悟其宏大而多样的史学性格。亚历山大图书馆历史上曾记载有古希腊伟大诗人卡里马科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埃及编年史的法老曼涅托等历史文化巨人,如今的新馆不仅有66根廊柱支撑的苍穹型穿透性设计,而且作为体现东方文化之锚的新馆设计也汇聚了世界各国的智慧,包括瑞典、挪威、意大利、希腊、法国、英国、美国、德国、中国等国家均参与了新馆众多项目的设计与内容展示方面的各类合作。在1990年2月发表的《亚历山大国家图书馆阿斯旺宣言》中,埃及政府曾强烈请求全球所有的政府机构都能够向亚历山大图书馆捐赠他们所在国家的文献,借此来帮助提升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藏,确立了通过亚历山大图书馆中的人类共同遗产来认识其独特功能的文化愿景^[5]。

而当我们走进大英图书馆,便会穿越时空,为眼前巨型人体雕塑设计所震撼:牛顿手持着一个圆规,在思考与规划万有引力如何运作、地球怎样运行、行星如何运动,使人们仿佛置身于17—18世纪牛顿创立牛顿力学、创立流数法和微积分、创制牛顿色盘、发现牛顿环的场景之中,整

个环境氛围充满了历史感。

在2008年落成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新馆,设计者通过整体建筑中厚重的底部砖石基座、透明的中部玻璃幕墙、漂浮的顶部金属柱架,展现出引人瞩目而又庄重内敛的设计思想,向人们诠释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轴线和逻辑,并通过建筑材料演绎了不同时空发展历史下的文化特征,隐寓了厚实传统、开敞当下、仰望未来的人类智慧,使中国国家图书馆成为一座外在简约宁静而内在充满灵性律动、超越时代同时又独具匠心的建筑。

3 国家图书馆建筑设计的哲学性格

哲学是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其中就包括了“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6]2018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的卡塔尔国家图书馆,让人联想到了“平衡”“时间”“空间”“人本”等哲学概念。荷兰设计师雷姆·库哈斯以极富想象力的神来之笔,为人们展示了一个138米宽、沿对角线对折的壳状巨型文化容器,该建筑从全视角向人们表达了平衡的哲学意蕴,以简单的几何造形将建筑形体抽象化,呈现出张力与摆动之美,打造了一个均质的外在与内在空间,具有超凡的魅力和潇洒的气质。这种平衡哲学在其他一些国家图书馆新馆设计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亚历山大图书馆运用了对称式的几何手法^[7];又如1996年落成的德国法兰克福国家图书馆在设计上以玻璃穹顶大厅为中心,两旁的翼楼分层次平衡展开;再如格(哥)廷根德国国家和大学图书馆外表看似平淡却耐人寻味,它向人们展示了与众不同的平衡,即通过整体建筑错落有致的手指形状的平面布局,在看似不平衡中让人发

现并体会更深层次的别样平衡,使读者在“手指”的各个部位均能找到安静和明亮的阅读空间,让进馆的读者能够全方位体验建筑、艺术、时尚与阅读之美^{[4](81)};由英国迈克尔-布劳恩事务所设计建造的斯里兰卡国家图书馆也注重了空间封闭与开放的平衡,即将整个图书馆的空间分割为中央封闭部分和周边开放部分,使中央的典藏空间与四周的阅读空间形成了平衡,并将阅读空间不断细分为更多的个人活动区域。

对光线特别是日光的控制成为图书馆建筑设计中的一个要点。没有光,空间将被遗忘;过度光,空间将被躲避。如何处理光线通透与强光照射的平衡,让人既能感受明亮与振奋又能规避阳光直射之累?采用纤细而又人性化的木料是建筑设计上的一种有效对策。例如,法国国家图书馆在四座 80 米高的塔楼外表面采用玻璃,但里面设计有木制活动的遮阳板掩蔽,使透光的玻璃与温馨的木板找到了结合点;位于蒙特利尔的加拿大魁北克国家图书馆也是采用了外玻璃幕墙加内空间条木隔板的方法,在光线利用的正负效应上找到了平衡点,以可控和适度的自然照射来展现光的特质和变化,并起到了隔音隔热的实用效果。

我们这里讨论的平衡哲学还可以在图书馆空间的更广、更多视域中来认知,诚如英国学者迈克尔-布劳恩在所著《图书馆建筑》一书的序言中所言,“图书馆正处在一个时代的分界线点,它要在戈登堡(Gutenberg)的传统版本与数字化时代的字节之间艰难地取得平衡”^{[4](引言)}。在各国家图书馆新馆的设计中,平衡哲学反映在建筑设计以及与之相关的管理和服务的方方面面:如印刷文献与数字文献的平衡、线下服务与线上服务的平衡、坚持传统与追求时尚的平衡、专业服务与普通服务的平衡、个性服务与大众服务的平衡、历史文献与新近文献的平衡、贮存文献与创造信息的平衡、固定设计与灵活布局的平衡、静态阅读与动态活动的平衡、建筑硬设计中刚的工业性美学与软设计中柔的艺术性美学的平衡、馆员智慧与机器智慧的平衡等。全球国家图书馆

新建筑在表现平衡哲学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思考并试图用哲学的智慧来解决信息技术对信息储存和传递场所的组织 and 外貌所产生的冲击和影响的现实问题,以及图书馆管理与服务中的难点与痛点问题。

哲学人本学认为,人的真正本质是他的精神个性,倡导以人的本质为研究出发点,这与“文学是人学”有异曲同工之妙。读者期望图书馆在建筑内划分出一些空间,以作为读者个人活动的区域。实际上,这样的个人活动区域在古代图书馆中已有设计,如中世纪的修道院为读者提供带书架的书桌,一些图书馆如同教堂,为读者提供特定的半封闭型的小神龛个人空间,还有的图书馆通过书桌的直立档板和可以调节坡度的搁书台,为读者提供个性化座位^{[4](引言)}。通过图书馆的家具设计创造出一些个性化读者空间并唤起人的情感,成为图书馆建筑设计师们的重要思考。在卡塔尔国家图书馆内,我们可以看到原本在其他国家都市图书馆中个别少量的个性化读者座椅设计成了普遍的基本设计,使每一位读者如同在家中一般,可以坐在舒适的座椅上轻松自在地仰望天空,与宏大的建筑空间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让人们感觉到科技的进步并没有形成与书籍的对立,而是提高了阅读的品味和境界。

4 结语

全球国家图书馆建筑设计的学术性格尽管可以从文学、史学和哲学角度分别阐述,但实际上文学、史学和哲学作为人类知识的基本体系,它们之间是互相交叉的。如中国司马迁的《史记》就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中国的学术期刊中有《文史》《文史哲》等。诚如上文所述,许多国家图书馆建筑在设计中分别体现了文学、史学和哲学的学术性格,在比喻、象征、直达的感性中包含有对称、有序、规律的理性,表达出感性、诗意、材料、体验、灵动以及客体与主体的交织,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中对其文化意蕴进行了学术解读,让人刻骨铭心。此外,还有学者从物

性、感性、理性、觉性、灵性等维度来剖析当代建筑的个性,从远距离的视觉、近距离的听觉与嗅觉以及触觉来欣赏建筑设计,对我们从更多的视角来认知图书馆建筑的个性,不无启示^[8]。

综观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全球国家图书馆新建筑设计,可以发现,与此前数百年间的众多国家图书馆建筑相比,这一时期的建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征、设计特色,并凸显了特定的民族文化。如1897年落成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杰斐逊大厦为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中央阅览大厅呈窟窿圆顶,成为此前数百年间全球国家图书馆建筑设计的代表作品^[9]。而近三十年来的全球国家图书馆建筑设计风格不仅继承了以往诸多国家图书馆建筑的苍穹型布局、书墙式设计和个性化空间安排,而且更多地体现出文学比喻的象征、史学时空的演绎、哲学智慧的对话,更多地体现出建筑与城市、文献与空间、人与自然、传统与技术的和谐,更多地体现出单体图书馆建筑对区域、城市乃至国家的空间穿越,更多地体现出图书馆文化的超越,即国家图书馆作为最具民族文化象征的文化载体和容器在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中的积极作为和使命担当。同时,这一时期的国家图书馆建筑打破了国家图书馆建筑以欧美为中心的传统,随着该时期涌现出的一批亚洲、非洲国家图书馆新建筑,全球国家图书馆建筑文化地图已呈多样化和多极化的发展格局,为当代全球文化的多样化发展添加了浓重的图书馆元素。当我们从时间轴的向度登高回望这一

轮世界国家图书馆新馆建筑热潮,可以发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新馆建筑无疑发挥了这一时期全球国家图书馆建筑群像展翅飞翔的头雁作用。

参考文献

- 1 (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五十六[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1018.
- 2 黑钻石,丹麦皇家图书馆[EB/OL].[2019-02-11].http://www.sohu.com/a/219288947_188910.
- 3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16.
- 4 (英)迈克尔-布劳恩,等.图书馆建筑[M].金崇磐,译.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 5 王世伟.世界著名城市图书馆述略[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6:11.
- 6 中央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9-221.
- 7 贝思出版有限公司汇编,陈晋略主编.图书馆[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序言.
- 8 简照玲.人如建筑,当代建筑的个性[M].台北:原点出版,2017:6-7,52.
- 9 吴建中.世界经典图书馆建筑[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6:9.

(王世伟 研究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收稿日期:2019-03-28